

生活流水

我欠芜湖一角钱

胡 铭

寒冬,父亲领我走在芜湖的大街上。那时的芜湖大都是陈旧的老房,满脸的沧桑印痕。

父亲幼年是在芜湖度过的,读书之余干点零活,胸前挂一只小竹篮,卖些桃子和蚕豆。几分钱的进账,够兴奋一天的了。此刻,我的脑中映入一个小身影,在人群中不停游动,吆喝声也在耳边响亮起来。

我第一次到芜湖,却有种莫名的亲切。镜湖边,父亲说:“这是我小时候玩耍最多的地方。”走进巷口,父亲指着一个大门说道:“这是我读一年级的学校。”看得出,学校早已不存,改作了厂房。每过一条街,父亲都要介绍一番,原来他心里装着很多芜湖的故事。遗憾的是,我没有记住他所说的那些街名。那年是1975年,我9岁。

夜深了,街上的店铺早已插上门栓,昏暗的路灯似也有了睡意。突然,有股奇怪的气味向我袭来,我嗅了嗅,好像是臭茶干。不远处,一个简易的摊位出现在我的眼前。摊主是个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身材不高,黑黑的皮肤,精瘦精瘦的,蜷缩在一把小竹椅上,一双眼睛很有神,来回扫视马路上的过往行人。

父亲问:“多少钱一份?”摊主见来了客人,立马起身,“一角钱。”说完便动手忙碌起来。我嘀咕道,我们那里两分钱买一大块臭豆干,横切竖切可以分成许多块。摊主笑了,操一口地道的芜湖腔,说油炸臭干子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当地人和外地人都爱吃。

火炉嵌在木制的担子里,上面放着一只盛满菜油的铁锅,半圆柱体的钢丝网靠在锅边,平行的网面正好架在油锅的上方。担子的另一头码着已切成小块的臭豆腐干,一层一层的,整整齐齐。摊主娴熟地夹起豆腐块,小心地顺着锅沿放下去,豆腐干在一双超大筷子的撩拨下肆意翻滚。不一会,薄薄的豆腐干像充了气一样饱满起来,发出滋滋的响声。摊主又将豆腐干一块块地夹出,放置在钢丝网上,干子身上多余的油一点一点地滴向锅里。

热腾腾的一碟臭豆干端上了桌,给人带来了温暖,我和父亲面对面坐下。那是一张又矮又小的四方桌,旁边杂乱地搁了几只长短不一的板凳。父亲提醒我,小心点,别烫着。我小口地咀嚼,生怕这个过程结束得太快。

我喜欢吃臭豆干,平时在家里母亲也常常弄一些,不过不是当作零食,而是用来做菜的,大多是切成小丁块,配着辣椒炒着吃,挺下饭。

我边吃边计数,一块,两块……父亲吃了一块豆腐干便轻轻搁下筷子,掏出一支香烟,默默地坐在那里,望着我没有说话。很快碟子见了底,我的嘴唇油乎乎的。“怎么样,我没骗你吧?”摊主一脸的得意。打那以后,只要见到油炸臭豆腐,我都会愉快地吃上一点。

父亲说:“这么晚不收摊,真的辛苦啊!”摊主小声道:“没办法,我还得再坚持一会。”一种无奈伴着月光,落在他的脸上。等到我们离开时,也没看见一个人过来,走了几步我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摊主又继续坐在了竹椅上,眼巴巴地盯着越来越稀少的路人。

洗漱完毕,父亲突然意识到什么,购买臭茶干好像没有给钱?我也帮着回忆,可找不出答案。父亲摸出口袋里的毛票,反复点了点,确认没有付款。犹豫之际,我抽出父亲手中的一角钱纸币,一溜烟跑出旅店,父亲也连忙追了上来。

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摊子不见了,风儿还在,阵阵飘香也在。我捏着纸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风,刮得更紧了。

第二天早上回程时,蒙蒙细雨,我们明知道这天气摊主不会出摊的,可还是抱着一丝幻想,朝着与码头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仍没有看到那个小小的摊位。

两三年后的一个夏天,父亲又带我来到芜湖。我说想吃臭干子了,父亲拍拍我的头说:“明白你的意思。”这一角钱的事,我曾唠叨过很多遍。晚饭后我们又踏上那条熟悉的路,路灯比以前亮堂了些,少量店面敞开着门,街道两侧摆满了竹凉床,一个挨一个,远看就像一列火车。我们认真走完长长的一条街,接着又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再走一遭。可是,我所希望的场景,始终没有出现。摊主可能改行,抑或是挪了个生意更好的场地,但愿如此吧!

五十年来我常忆起此事,欠那位摊主大伯的一角钱,看来是无法兑现了。



雄姿
汤青
摄

流年碎影

雅满苏亲历记

陈 田

提及雅满苏,估计很多人不知道它在哪。

我却因一次机缘,在1986年7月深入戈壁腹地,与它有过一次亲密接触,还不巧遇上大沙暴,在那里困守四夜三天。

雅满苏是一个以铁矿石开采为主的矿山小镇。1986年依托矿区设镇,镇区矿区合一,当年有近五千人。

1986年我第一次随中国科学院新疆资源综合考察队进入新疆,被安排在地理所张文尝老师领衔的新疆综合经济区划课题组里。我们在自治区层面完成初步调查后,就直赴东疆(包括吐鲁番自治州和哈密地区)实地考察。

我们分乘两辆丰田越野车,路过达坂城(王洛宾歌曲里的那个达坂城),托克逊县向东,进入吐哈盆地,中午时分入住吐鲁番政府招待所。

在这里我们待了五天。考察了几个食品加工厂和名声在外的葡萄沟、坎儿井,还深入海拔-154米的艾丁湖边的烧碱厂。由市区向南,海拔极速下降,温度直线攀升。等到厂区,地表温度已超过六十摄氏度。

离开吐鲁番后,直奔哈密市。出鄯善县城不久,一路就是颠簸起伏的搓板路。车轮掀起的石子敲打后备厢叮当作响。车过七角井时,我们下来查看沿途被大风截断数截的电线杆,想着这风力是如何的厉害。其实,这里就是闻名全国的大风口区,全年七级以上的大风超过115天。在听取哈密市地区整体发展情况介绍后,我们就分成两组,一组去巴里坤牧区。我则随张雷老师,还有同事郭腾云,司机曲师傅,一同驱车直奔远在170公里之外的雅满苏矿区。

去雅满苏那天,早上八点多我们就上路了。起先,天气一直很好,我们一路说说笑笑。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一个名叫“烟墩”的地方,吃了个饭,然后离开主路折向东南,再深入戈壁大约40公里,就可抵达目的地了。

我上车打了个盹。没多会,一旁的同事郭腾云就惊呼起来。“快看,沙尘暴,沙尘暴。”我睁开眼,向车前方望去,茫茫一片,暗黄色的沙墙向我们扑来。转眼间,我们就陷入尘漫中。沙尘裹着沙石块,打在车身上,唰唰作响。

曲师傅急忙打开前大灯,加大油门,小心驾驶,希望赶在沙尘主锋抵达之前平安进入矿区。所幸我们离矿区已不太远了。

接上我们的那一刻,矿区几位领导长长松了一口气。我们入住的招待所,也就是几间干打垒的地窝子和大炕铺。

沙暴致使矿上停电,水一时无法从水窖里提上来。那晚,服务员好歹给我们匀出一壶热水,我们四个人抹了一把脸。余水舍不得倒了,又拿来洗手绢和袜子。

这一晚,我们睡不着,只好借着蜡烛打牌磨时光,然后稀里糊涂地在尘土中度过一夜。

第二天,风沙还是比较大,我们和矿上的总工办一起座谈。一位李姓总工对于我们几个人冒着沙尘暴深入这儿调研既惊讶又感动,他说自己是1958年建矿时从本溪过来支援的,快三十年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我生活了大半辈子,也快到退休年龄了。我这辈子是献了青春献终身,但我不希望我的子女们还待在这里呀!”说到动情处,他禁不住泪流满面,我们也跟着难过了好一阵子。

第三天吃完早饭,带队的张雷老师因哈密有个讨论要急着返回,我们只好跟在矿上去烟墩拉水的车,冒险离开矿区。结果行车十多公里,又被风沙顶了回来。

矿上的人说,在雅满苏东南方向,有一长约百十公里、宽约十公里的巨型流动沙丘。强风来袭,沙带会来回摆动,所到之处,遮天蔽日,势不可挡。说那天矿上有户职工夫妻拌嘴,丈夫负气外出,结果突遇沙暴迷失了方向。过后矿上派人搜索,结果发现这人死在离矿区不远的地方。原因是迷途而体力不支,在极度干渴的情况下自破手腕,吸血止渴而亡。听到这,我们也为自己那点无知而感到后怕了。

矿区生活及矿山一应用水,全靠早晚两趟汽车从40公里外的烟墩运送进来。雅满苏地处戈壁腹地又多风沙,所以除了蓝天,视觉所及尽是灰色。这里四季寸草不生,居住在这里的孩子们也似乎忘了绿色是什么样子。为此,矿区领导宁可每年花上十多万的费用,也要长期养护十多棵白杨树在学校旁边,为的是给孩子们提供一点自然绿色。这里的技术人员多是东部地区支援过来的,他们很重视教育,一有机会就让孩子出去见见外边的世界。我随意问了几个小学生,他们大多去过北京或上海等一些大城市。

等到第四天,大风转向了,沙尘也从空气中突然消失了,我们告别了雅满苏,顺利返回了哈密市区。